雙槐歲抄

雙槐歲抄卷第四

聖子神孫

永樂間　國勢安於泰山人心逾於拱極者以有聖子　神孫也　仁廟在東駕一日侍側　上問今日說何書以論語和同章對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小人之勢長勝何也對曰此係乎上之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上喜其學問有進

諭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曰爾等其
盡心輔之端午節　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
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
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　太孫擊射連發皆
中　上大喜射畢賚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朕
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太孫
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時年十五矣
上喜甚賜名馬錦綺諸番物遂命儒臣賦詩大宴群
臣盡懽而罷夫燕翼詒謀始自蒙養而
昭皇之臨下仁聲洋溢　章皇之馭寓義問宣昭具

見於此矣故特書之

詩歌純粹

仁廟潛心經學禮重宮寮文倣歐陽詩尚選體
宣廟承之天資穎異製作如廣寒殿記之類雖鉅儒莫及詩歌詞理尤純粹敬抄數首以槩見之招隱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世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遑遑群才偕來布列

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望崇文閣曰岧嶤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翬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佇登後儒顧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鳳凰臺歌曰亭亭鳳凰臺乃在城南端秦淮西流遶其下鍾山石城龍虎盤昔宋元嘉中傳聞下三鳳粲粲五色毛百鳥爲之從乍來忽去今幾秋寂寞高臺成古丘梧桐零落

篁竹晚澹烟芳草天悠悠于嗟鳳凰乃靈鳥虞周以來見應少偶然一出鳴此山遂有聲名著江表嘗聞唐世御史陳嘉謨朝陽鳴鳳衆所譽逝將築臺禮賢士庶有昌言日起予燕餞少保大學士黃淮于西苑賜歌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池蓬萊芝之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求樂聖人臨御初鞠躬稽首陳嘉謨　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大寶君萬方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寓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相見霜髮蕭蕭秋滿面是時朝旭光升紫殿

明相對清言良慰情留之累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泠涵碧藻楊柳芙蓉相映好鳧鷖鸂鶒弄澄波紫霧紅雲拂瓊島芳樽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須廷闕身江湖鴈蕩峯高青不極中有謝公舊遊迹採芝斸苓可長年應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亭覆之尤多六言過史館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曰几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吾心允合天心　二詩家傳人誦京師有石刻摹

本又詠撒扇曰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擣
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凉與前作皆一視同仁
氣象眞 帝王之言也

文淵閣銘

宣廟御製文淵閣銘有叙曰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
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
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講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
太祖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
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貟而凡翰林之臣
皆集焉萬幾之暇輙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

披閱終日忘倦以　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
之懿仁義之實充然洽於天下矣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爲屋凡若
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牓曰文淵其設官一
如舊制分南京所藏之書實其中自六經之外諸
史百家靡不畢備其所以明道興治以繼先志而
裕後嗣者規模弘遠矣予承
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緒嗣守列聖洪業夙夜兢惕罔
敢怠遑思惟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百氏之文亦所
以羽翼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臨于此進諸

儒臣講論折衷宣昭大猷緝熙問學庶幾日就月
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　祖考付托之重下可以
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傑然者亦光
遠有耀矣乃爲之銘銘曰於昭天文燦壁奎國家
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巍古今載籍靡有遺
三王二帝軒顓羲文章道德後世師　祖宗聖學
於緝熙輔相　天地福黔黎神而明之咸在兹肆
予承統御華夷善繼善述敢或隳聖經賢傳乃所
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　列聖之弘規下使兆
姓皆恬熙刻銘兹閣萬世貽斯文不闓天相之觀

聖言則閣爲　天子講讀之所非政府也故列凳側
坐而虛其中以俟　臨視洪武中代言脩書授諸
王經者皆在而戶曹張賞賜次於旁用備賚予永
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
林院內閣官傳　旨條　旨則與尚書蹇義夏原
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縉等遷至大學士
惟胡儼尋擢祭酒庚寅二月儼兼侍講再入閣有
詩云承乏詞林愧不才重承　恩詔直芸臺筵前
視草頻封檢帶得天香滿袖回盍詞臣入直之常
爾洪熙初閣老皆躋保傅叅預幾務惟在北京宣

德時 臨視至再始設庖廚不復退食于外而出

掌部者不再入 正統初開 經筵于文華殿

聖駕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尊之惟條旨墨書小票

司禮監用硃批出間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追徐武

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爲

宰相矣

太孫侍從

宣廟年九歳出閣就學時永樂丁亥四月也命姚廣

孝及翰林待詔魯瑄鄭禮等講讀尋召前禮部郎

中無賛善李繼鼎説書不置寮屬明年冬命文武

大臣內閣及東宮官兼輔導之任時儀智謫役通州召爲禮部左侍郎始授經焉　太孫呼爲先生而不名壬辰春命兵部遣人往兩直隸江北河南山陜荊蜀選良家子弟年二十以下勇健有材藝者充隨從　太孫學問之暇講習武事自是時常出獵　上聞進士高等戴乾劉翀饒安三人在翰林修書簡翀爲禮科給事中又聞國子學錄王讓孝於其親而吏科給事中張瑛善說書皆使侍焉智以年老薦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禮科給事中尋用吏科給事中陳山庚子九月擢教授蔺從善林

長楙教諭徐來達俱編修教諭張昱韓岫劉順俱國子博士翀坐事謫判九真惟瑛綸山讓從善長楙來達七人侍從授經長楙力諫出獄綸則疏言其非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及即位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瑛爲禮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讓行在吏部右侍郎綸行在兵部右侍郎從善學士來達鴻臚卿長楙鬱林知州憲副宋立齋端儀曰長楙綸素强諫不少詭隨最爲

宣廟所不樂瑛山每順旨以故大被寵信初遣綸往

鎮交阯而長楙坐怨望下錦衣獄併出其弟刑部主事道節判慶遠府及得綸所上疏令長楙以罪連及械綸至　京師置獄以死綸諸父河南守賢太僕卿希文親族百餘口被逮籍没長楙坐禁繫十年正統初赦出之仍守欝林而希文幼子被宫賜名懷恩後爲司禮太監其隨從幼軍二萬餘人隸府軍前衛年至六十老疾者兵部奏請踈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

孝子擢大學士

孝子擢官者洪武中易州淶水縣民李得成卧冰

求毋屍舉孝廉爲光禄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求
樂中金吾右衛総旗張法保刲肝及臂爲湯液以
愈祖母擢尚寶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刲肝
及股以愈其母事聞召至京擢鴻臚司儀署丞賜
冠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又有陞官者石州學
正鳳翔梁準毋喪廬墓哀毁有群烏飛鳴廬上所
種樹有鵲來巢求樂丙申有司上其事擢爲均州
知州洪熈元年三月壬申陞前光禄寺署丞權謹
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自幼喪父由求賢舉
保知樂安縣移毋就養九年考滿改署丞患眼疾

記名放回毋病籲天求以身代求樂壬寅毋卒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鄉人稱其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俾侍　東宮謹厚質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

宣廟即位以其年老改通政司參議致仕按文華殿大學士在洪武中惟上海全思誠烏程張溥至謹三人而已豈非異數哉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朴奏言家貧願仕甚得

祿以養母　上嘉之除兵部主事迎養就京師永樂丁酉六月潮陽縣儒士郭張善自陳幼孤賴繼母撫教願出仕報效　上令翰林院試其文可取

詔授檢討觀此二事則知

祖宗所以教人孝者至矣洪熙乙巳十二月以呂熊爲行在兵科給事中禮部尚書震之子也震侍靖難時守城功數於　上前陳情懇乞熊官至於流涕　上不得已而與之大爲士論所鄙

宣廟之寛仁如此

端本策

宣宗初嗣位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其一正
君德爲端萬化之本其二明儲輔爲端萬代之本
其三厚王國爲端親睦之本其四重祭祀爲端孝
敬之本其五務農桑爲端富庶之本其六崇學校
爲端教導之本其七愼銓衡爲端黜陟之本其八
擇守令爲端牧養之本其九嚴風憲爲端委任之
本其十信賞罰爲端政令之本其十一厲廉耻爲
端綱維之本其十二杜徼幸爲端仕進之本其十
三旌直言爲端視聽之本其十四省玩好爲端尚
御之本其十五脩武備爲端捍禦之本其十六汰

僧道爲端習俗之本洪熙元年六月也
上嘉納其言擢兵科給事中子按洪武辛未南豐縣
典史馮堅言九事擢左僉都御史二人正堪作對
章皇之用人視　烈祖有光矣

盧師二青龍

京城西平則門外三十里盧師山相傳隋末盧禪
師居山之祕魔巖有青衣二童子事之值旱投池
中化爲二青龍天因大雨其後有禱輒應今東北
山峽間小池嵌空圓竇二尺許水清瀅涓涓不竭
即所蟄處也洪熙初久不雨真人劉淵然輩禱皆

不應遂往是禱焉甘雨隨注

仁廟大說詔封大青龍神曰弘濟小青龍神曰靈顯

命禮部春秋仲月遣順天府官致祭正統丙辰四月翰林修撰周叙尹鳳岐習嘉言陳叔剛編修孫曰恭主事劉球洪璵約望日往遊前期諗寺僧曰二龍去留無常近日大青見寺中今尚在至望可見而未敢必也及期登山至寺門僧群譁曰小青至矣比入方丈則二青皆盤旋佛座間僧曰小青不見半歲矣聞翰林諸公來而復集昭其靈也衆歎異者久之往尋所蟄處復至祕魔巖又東過清

凉寺遂下山而返回望山有雲氣抵京城雨大至乃取唐人杏閣披青磴琱臺控紫岑爲韻分賦一詩而叙記其事如此

臺官占后星

永樂丁酉　皇太孫將婚臺官奏后星直魯分野時濟寧胡榮有長女善圖爲女官授錦衣衛百戶遇例免歸第三女善祥居小楼每旦紅白氣絪緼遶戶彌月里閭聚觀以爲瑞至是太監黃瑛馳驛至魯果與選焉彭城伯偕其母亦受命選妃抵河南永城以縣簿孫忠第四女應命忠鄒平人也直

齊分野女美在胡上然竟冊胡爲妃以應占而孫次之　宣廟即位胡爲　皇后孫爲貴妃榮自光祿卿擢都督僉事而忠以序班超擢與榮同尋賜孫以金冊金寶示寵異也宣德丁未孫誕長子胡上表讓位退處別宮號靜慈僊師而孫正位中宮越三年封忠會昌伯追贈三代焚黃還

上偕中宮夜幸其私第慰勞之　張太后憐胡賢德令入居清寧宮燕饗必居孫上正統初張太后爲

太皇太后孫爲　皇太后胡遜處其下八年胡痛哭

太皇成疾十一月殂以嬪禮葬西山天順中孫太后

崩毋儀天下凡四十餘年而胡始追謚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計其在后位僅二年爾臺官之占固未盡驗也故曰人道邇天道遠

都堂先兆

蘭溪邵都憲玘宣德中掌南京都察院奉 命考察御史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既明日公與北院顧公佐齊名先是左都御史陳瑛以酷誅右都御史劉觀以貪誅然猶效尤成風贓穢狼籍至是憲臺爲之廓清玘少孤力學每日黎明赴館嘗過厲壇聞其中啾啾馳驟一鬼叱曰邵都堂來矣尚謾

攘邪忠私識之一日渡西門河大風覆舟獨爲水漂至岸而免甫起時有物負其足既登岸視之屍也收而瘞之夜夢來謝曰感都堂厚恩其先兆如此永樂丙戌登進士爲御史宅毋憂時哀毀盡禮所居産芝者再歷官陳臬所至有聲蓋孝廉人也

秦新名諱

秦始皇名政諱正月音征至今因之不改宋仁宗名禎諱貞爲正如貞觀則曰正觀貞元則曰正元之類是也易世之後無復諱之者豈仁宗之仁不及秦政之暴邪王莽下令天下不得有二名雖匈

奴單于曩知牙斯亦改其名曰知東漢君臣迄于三國皆因之後魏孝文帝變夷從夏凡虜複姓皆更易以做中國如拓跋則為元氏之類是也曾未幾何而恭帝已復拓跋氏矣宇文周出而盡復之甚或更高歡氏賀六渾楊堅氏普六茹計孝文之令僅行於數十年間曾不若新莽之遠也以臣篡君者乃行於外夷用夏變夷者反不能行於中國二者皆愚所未解也以此言之因襲之弊習常分別善惡哉鄉俗鄙習牢不可破先王典禮廢而不行大抵類此

宋元倫理

倫理莫大於君臣父子此而不明何以爲國宋理宗無子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禥爲後即度宗也既即位加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依前太師判宗正事咸淳三年上太后尊號册封后妃然後與芮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五年加食邑一千戶此外無殊禮矣度宗入繼與漢安帝同然清河王慶薨在安帝即位初與芮則宋亡後猶在子爲君父顧爲臣無乃舛與史記舜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雖禪繼不同然用伊川濮議尊爲福國太

王朝用家人禮則善矣皇太子國之儲貳必君之嫡長居之然後名正言順唐不師古以爲追贈是以官爵視之也岐薛本兄弟爾乃謚以太子甚爲無謂然猶行於既没也胡元武宗文宗皆立其弟爲皇太子倫理何在民俗化之彝倫不序故高皇帝禁約榜文曰以弟爲男不思弟之母是何人於乎人倫至我　朝真大明之世哉

經書對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二

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
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
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
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
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
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祜發
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
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
事就而不留不虞閒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
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

之制也睿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遷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探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衞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膾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覺魏徵貞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哉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此則可資一笑爾

銜甲吐卷

偶讀隋書多四六句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不知何謂葢詩䟽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角豈其謂是邪他如羲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史頡佐軒察跡迹而取地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以爲家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東探石簣之符西蠹羽陵之策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劒氣浮星漢之表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

有歸來之作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鄢郢而迷途
入邯鄲而失步枉高車以載騱背明珠之彈雀視
漢臣之三傑似陟蒙山對滐州之五車若吞雲夢
御璇璣而十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龍逢投軀於
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
肝於衞懿祁大夫之舉舒良史以爲至公臧文仲
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胥倖造化二儀無以隱其
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峻五岳以作鎮環
四海以爲池亶潤天潢承輝日觀威綖先路烏爽
渠門兩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

是裁成皆造詞綺麗如今表判盖承六朝之遺習
而風雲月露正自不免也銜甲吐卷四字尤奇

典史太魁

宋制進士先有官者當為狀元必遜寒畯徽宗時
皇子嘉王楷廷對第一詔升次名王昂為首雖親
王亦然惟我 朝無此例寧晋曹文忠公萬鍾鼐
起諸生中京闈第二名署代州學訓導事上章言
年少寡學未堪為師願就太學讀書以需再試或
授別職亦得自進 命授幕職遂改泰和縣典史
許赴南宮癸丑得雋遂大魁天下前代所未有也

後至少宰無學士入閣死於土木之難官其子恩修撰應入翰林者金忠之子達胡廣之子穜與恩纔三人自餘在近侍惟尚寶中書而已其父子霑被可謂奇異

斷鬼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臨漳石仲玉璞初陳臬江西時民娶婦三日矣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搒掠自誣服云棄屍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屍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屍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

燕好胡乃爾爾出囚問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汚名又枉死於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闚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容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其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其事遂白江西人號曰斷鬼石璞爲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

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卮前列金杯十餘問曰女宦幾年矣曰未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璞曰嗟乎使吾治女女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歷事六科

近侍以翰林六科爲清要觀洪武中文華武英之選可知已永樂中徽州府學教授齊河趙文嘗乞便養建文時左轉教諭鄱陽既復官罹艱及服闋詣京　文廟甚念之命歷事刑科參駁一年乃除

岳州府學已而　詔吏部選老成能講説者以侍
東宮　上曰趙文可即召至　御前面諭授春坊左
中允賜讌俾爲輔導蓋以向歷事爲優異也宣德
癸丑冬　章皇命吏部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
十八人令內閣試諸廷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
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黄純徐惟超訓導婁昇
七人　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
事六科以備用是時合三科進士選庶吉士二十
八人與修撰馬愉陳恂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琦
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庶吉士分翰

林六科兩等惟此年爲然

外任改京秩

祖宗時中外之臣惟論品秩尊卑未嘗重內而輕外

永樂庚寅許州知州潘文奎以事當降近臣有薦

其文學者即擢春坊左司直郎乙未春湖廣按察

僉事王霖啓言蘄州同知桂宗儒柔懦當黜據老

人顧豫等言也宗儒亦啓稱在任日淺公差日多

乞容報効期以歲月果無成功罷黜甘焉時

東宮監國令仍同知名色月支米一石在都察院問

刑以三年爲期已亥六月以無過奏聞

上曰同知任職五閱月耳何嘗廢事而遽欲黜之何不來奏而啓東宮邪僉事其令御史詰問宗儒在吏部聽候霖詰問畢九月擢宗儒爲翰林修撰宣德丙午七月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璉持憲非所長璉儒者素有文學永樂間嘗獻歌頌被寵任

上雅知之召至京師擢南京通政使專掌國子監事是三人者皆由外官改京秩而宗儒尤出異數文奎官終叅議璉吾廣東莞人也後至禮部侍郎

曹月川學行

永樂中以理學鳴者河南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

夫端戊子鄉薦巳丑乙榜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教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西銘通書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存疑録夜行燭等編其事父母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建祠堂以事先又建義祠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屡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贐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熏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

章競留之霍州先上得允宣德甲寅卒于官正
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猗蘭操

宣廟御製四言招隱詩復作七言招隱歌以賜吏部
尚書蹇義又出擬猗蘭操賜諸大臣其辭曰蘭生
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
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女其子輔宣德壬子
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詩歌以
示意內閣少傅楊士奇楊榮舉交阯南靈知州黎
恬建安教諭楊壽夫臨清教諭彭琉踰半載餘無

舉者乃勑諭行在吏部切責之八月始以吏部員
外魏驥鴻臚寺丞周銓吏部郎中楊應春等名上
即擢驥南京太常少卿恬春坊右諭德壽夫琉行
在翰林編修銓等爲參政參議副使凡十有九人
可謂銳情旁求者矣其令後有贓罪并罰舉者按
高皇帝時大學士吳伯宗坐弟仲實薦舉不以實降
檢討是亦舊章也洪武中奏牘凡已仕而發由薦
起者謂之開良官未仕者則有賢良方正孝弟力
田聰明正直人材賢士懷材抱德通經孝廉等科
文皇帝令舉沉滯下僚隱居田里二者以美容儀善

言語能文章爲賢而畧其過永樂己丑取用孟周等三人以爲御史令洗雪其在前罪仍嘗顧問近臣思得詩文之士令其察舉尚寶少卿袁忠徹以海寧朱祚應 詔即 命兵部驛召至京師用爲行在中書舍人祚以能賦受知 東宮時 皇太孫在側心亦竒之及即位擢置左右數進其所爲詩大見稱賞考滿超授翰林修撰歷九載進尚寶少卿雖推舉才行而文學尤見重者如此縄祖武明舊章蓋非一日之故矣

謫官盡職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旌賢事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擢任御史以事黜降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涖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勸與耕種之綿花者借與紡織時歷鄉村察其勤惰以示勸懲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逋稅辦軍需官有儲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僨運置棺以助死喪歷任三年俗諄訟簡家給人足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 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人 然求其用心之勤

治事之能見效之速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没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　勑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泉字本清吉安人謫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貶秩者張舊祭戟服舊緑章氣色恬然藐視民事若不干涉真泉之罪人哉

賜降虜姓名

永樂中迤北虜酋率衆降附者悉賜姓名拜官都督至百戸有差既奠居則給與牛羊孳牧前後凡數十人其最可稱者吴允誠金忠允誠本韃靼平

章把都帖木兒嘗率騎士往征亦集乃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脅其妻子亦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忠本元大將也先土干永樂癸卯來歸封忠勇王宣德戊申扈從巡邊遇兀良哈萬衆入寇奮前斬馘累加太保此二人效用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亦無以過孰謂夷狄不可以推誠器使哉

恩宥軍伍

國初民出塗炭樂於從軍後因征調率多逃絕謫配者尤甚惟垛集最爲良法戶三丁以上垛正軍

一名別有貼戶正軍病死貼戶丁補役永樂初貼

戶止一丁者免之當軍之家仍免一丁差役其最

嚴者惟齊黄奸惡九族外親姻連亦皆編伍有徧

一縣連蔓盡而及他邦者人最苦之故刑部北京

浙江廣東三清吏司事繁增設主事乙未五月

文廟御奉天門召吏兵二部至前色甚怒謂曰洪武

年間因多官少事無不辦今則因少官多冗食甚

矣刑部官儘可裁剩員補他官如無缺可配隆慶

保安諸衛為軍吏部以缺多啓　東宫兼補行在

諸部事乃已向非　仁廟委曲善處則冗員亦編

伍矣宣德丙午九月故待詔曾宣嘗侍　上講讀
坐罪謫廬龍有司追其子輿補伍
上聞即削其戍籍而官輿為鴻臚序班己酉四月楚
雄衛軍李志道死而無繼有司追補其孫宗侃已
於原籍浙江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
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効
上即從之安南黎利既得國兩　命右通政徐琦副
禮部侍郎章敞奉使有功將賞之琦言家寧夏軍
伍　詔除其戍此三事皆
宣廟之仁也柄用之臣克廣　德意除黨戍之籍復

埰集之規通變宜民未爲不可

陳御史斷獄

武昌陳御史孟機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色有宽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母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栲掠故誣服即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張生獲釋人以爲神智有聲宣正間至右都御史

雙槐歲抄卷第四

雙槐歲抄卷第五

閱武將臺

將臺在朝陽門近郊宣德中閱武於此乙卯春
英宗初御極方議開　經筵而中官王振輩乃導
上右武於是　詔在廷文武大臣偕振閱武將臺試
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
第一遂陞都指揮僉事廣藝既尋常性復庸懦滑
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徃役閹門大見親昵與論鄙
之正統丙辰十月望日　車駕駐蹕將臺命諸將
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

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觀者羡
其容貌瓌壯藝又精絕相謂曰此福將也　上亦
大喜惟徹上尊賜之觀者又相謂曰往年太監閔
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　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
邪然竟無殊錫戊辰秋虜酋也先拘我信使侵我
邊圍命源與恭順侯吳瑾等五人各將一軍充總
兵官為前鋒逆戰塞外已巳
上親征虜詹從至大同賂左右得還八月召至沙嶺
陞都督僉事仍守萬全源自大同趨懷來迎護
聖駕與弟潤從至土木力戰俱死既蒙塵虜乃帥師

離沙嶺北行獲虜猛禿兒以功上十一月　景帝
即位陞廣都督同知廕錄陣亡子孫源無子官其
弟濙錦衣鎮撫家道日落所居宅歸尚書陳汝言
英宗復辟盡以源庄田賜內侍廣乃累官鎮朔將軍
左都督卒追封漂陽伯謚僖順子孫世襲其福
懸絕如此世固有幸不幸邪

內府教書

國初設大本堂于內府　東宮　親王讀書其中學
士宋濂祭酒梁貞魏觀等迭爲講授而選國子生
爲伴讀則布衣高啓謝徽分教之尋命功臣子弟

常茂康鐸等入侍於是諸生出就六館而啓徽亦各授官永樂中令聽選學官入教小内侍正統初太監王振開設書堂擇翰林檢討錢溥吏部主事宋琰輩輪日入直名爲内府教書實則與　國初異矣宣德初九眞判官劉翀服闋來朝以舊學之臣改主事尋改行在修撰會大學士陳山離間趙邸　上疎薄之命解内閣幾務與翀同教内侍之秀慧者開席于　文華殿東廡後益以主事王一寧給事中朱應辰振時有司以神童瑞安任道遜薦于朝年纔十二　上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

殿續學未幾出爲國子乙卯春三月

英廟改一字爲行在修撰應振俱檢討未幾應卒翀

與振皆擢僉事去獨一字累遷少宗伯兼學士入

閣蓋受業者之力也景泰時選小内侍黄賜覃昌

等七人俾中允倪謙呂原教之亦於文華殿東廡

天順後罷之惟於内府書堂專　命翰林官往教

遂爲定例

蒙古尤剌

元順帝北遯以洪武三年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

愛猷識里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

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師師
大敗之于捕魚兒海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遇
害五傳坤帖木兒皆倏立倏弑其強臣猛哥帖木
兒據瓦剌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
其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六年迎立蒙古之族本
雅失里而鬼力赤為其下所戕瓦剌三酋不附阿
魯台日相讐殺乃來朝貢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
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七年遣給事中
郭驥使本雅失里被殺瓦剌襲敗阿魯台本雅失
里走臚朐河是年七月命征虜大將軍淇國公丘

福討之全軍覆沒八年　車駕親征本雅失里遯
去阿魯台遣使貢馬十年瓦剌馬哈木滅本雅失
里而立荅里巴爲主阿魯台請討十一年封阿魯
台爲和寧王自是瓦剌朝貢不至十二年　上親
征瓦剌敗之馬哈木遠遯遂班師十三年瓦剌遣
使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子脫歡襲封順寧
王阿魯台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親征次殺
胡原阿魯台北走遂班師二十二年　上復親征
阿魯台次清水源不見虜而還晏駕于榆木川宣
德九年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

服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嗔
等部皆應之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屢
犯邊十四年 上親征 車駕被遮景泰元年也
先奉
太上皇帝還京自是入貢不絕四年弒脫脫不花遣
使致書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爲瓦剌王
蓋蒙古諸部悉爲所併矣雖慕義來朝人輒千餘
馬至萬數覘我虛實坐弊中國包藏禍心未可知
也矧其俗孳牧駝馬牛羊飲酪食肉衣其毛革造
弓矢刀鋋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於戰鬭每入寇

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輜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迷不可追惟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然則備邊之策柰何足食足兵比屯且守俟其部衆志驕心離以計破之而已

朶顏三衛

兀良哈古山戎也後爲契丹及奚洪武初其衆數爲蒙古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

太祖設三衛官以統之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

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草無恒部落以千計而朶顏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馬市則在遼東坊其變也後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爲外邊復修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爲内邊

太宗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韃靼來助遂棄大寧故地與之以内邊爲界永樂改元仍舊制設三衛有官至都督者尋復陰附阿魯台掠我邊戍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大敗其衆于屈烈河宣德三年

車駕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出喜峯

口遣精銳三千大敗之俘斬無算正統九年寇伏
遁北時出擾邊　上命發偏師二十萬分爲四軍
成國公朱勇出喜峯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
嶺口由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左都
督陳懷出古北口由西北路踰灤江渡柳河經大
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
山遇泰寧朶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招遠伯懷平鄉伯蓋外邊
之地西自宣雲之甚田嶺東至山海關乃其所住
牧正統末附於瓦剌爲也先鄉導後亦朝貢不絕

其俗喜偷善掠常入北漠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邊人啗以酒若貨執而殺之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剉衂數十年不敢入性本貪黷叛服無常若誠信撫之可不勞兵而戢也然遼東宣府大同聲援本相聯屬首大寧為彼所得遂爾隔涉可無慮哉

倭國逸書首篇

日本即倭也洪武辛亥國王良懷遣僧祖來入貢祖訓云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乃於遼浙閩廣沿海置衛倭官軍永樂初國王

源道義入貢不絕後犯遼東之金州廣寧伯劉榮
大敗之雖朝貢許可徽矣宣德中以久不通貢求
可往使者或言主事浦城潘賜嘗爲行人兩使日
本復除鴻臚少卿充正使求可副者禮部尚書胡
濙會薦國子學正金壇高遷遂改行人俱賜一品
服以往既至其國即遣陪臣隨之入貢
宣宗甚加獎勞乙卯五月以舉賢擢遷翰林編修按
温公日本刀歌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
今尚存夫既絕之矣信使往來俾進逸書使五經
由是而完帝王大典得以不泯顧不韙與

朝覲旌勵

正統乙丑正月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　勑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豈弟治行超群者禮部官引赴　御前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

上是其言不許狥私於是會議推舉司府州縣官丁鉉等廉能治行眡衆為優　賜以勑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此盛典也按洪武中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

命吏部第為三等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

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爲下不與宴
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永樂中考察以貪去者
皆謫戍旌勵之道備矣
睿皇酌而行之其務爲寬厚者與

石主事球師

石大用者薊州豐潤人正統癸亥貢入太學明年
李祭酒時勉忤權璫王振枷號于監前大用會六
館疏請代罪諸生始則從中則疑終則無一人與
偕者乃獨具疏曰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李
時勉擅伐官樹薄示枷號切緣時勉年已七十無

患風疾況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疏上並釋之是秋大用中京闈鄉試時勉感其誼令舉人五日一升監自大用始後大用就銓得戶部主事盖氣誼素為人所重故也

胥掾官至尚書

蒙古用人重吏輕儒七品文資選為省掾八品流官選為令史公卿多由此進舞文弄法殃民甚矣

聖祖革其亂政惟崇儒術然猶得銓京職洪武中吏部主事談士奇輩不可枚舉自儒入吏者戊辰十一月宗人府吏三名以辦事下第舉人王章尹啓

敬等爲之盖是時掌府事者爲　秦晉　燕王故
重其事也丙子正月吏部具欽奏開選舉人監生
周原張勤李遲引奏
上命選監卒業惟選無過吏爲之自此科目之士無
復少溷矣凡吏途發軔多至三品無位入座者惟
靖難初北平布政司吏清苑李友直以告密謀累
擢至工部尚書非年資也永樂己丑正月
上御奉天門戸科都給事中南海李晟奏事　上謂
吏部曰吏員中多有才幹者然亦能害人可令給
事中保舉若非其人則平日交結可知其併罪之

晟受命而出乃奏保郎中萬子雅辦事官前御史傅衡　詔試二人以事然後任職其慎重如此已而御史洪秉能士安等四人入見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術達治體者安用吏爲遂黜秉等爲序班此後銓京職者部屬一途耳宣德中松江守進賢黃子威蘇州守靖安況鍾前後以郎作郡各擅政譽人謂南昌多賢胥正統中江陰徐孟晞晞以郎中試兵部侍郎鎮甘凉累遷至兵部尚書爲人謙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

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女何至此卒爲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意後主事歿晞爲舉殮送之歸及爲殿試讀卷官刻録惟書江陰人而巳其功名出蘇松二守上胥椽中一奇士也

士夫孝行

前史列傳孝行皆出編氓士夫與者葢尠我　朝以孝治天下薦紳多被旌者姑記數人肇縣魏敏洪武中進士吏科給事中母病予告歸省未至而

訃即往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
朝夕哭奠如初喪東阿師逵少孤事母孝年十三
母疾危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逵亟出求至城南
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逵驚而呼
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愈後入太學擢御史
陞陜西按察使丁母憂去官廬墓側不茹葷飲酒
三年永樂中召爲兵部侍郎終南京戸部尚書掌
吏部事益都王讓有孝行嘗廬墓致湧泉之應洪
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永樂中簡侍　皇太孫
累官吏部侍郎眞定畢鸞父文顯莒州學正卒于

官藁殯於莒時猶幼也比長言及輒嗚咽涕淚養
毋不離左右比喪毋衰絰徒步走莒負父骨歸而
合葬焉廬于墓側朝夕哀臨野鹿助其悲鳴有兎
引子游其廬若素豢者巨虵蟠于門右恒衛守之
正統壬戌登進士爲御史光州庠生劉進貢入太
學景泰癸酉中順天鄉試除太平通判連遭父母
喪結廬墓側負土成墳手植栢數百株烏鵲鷗鷺
日夕馴集陞太僕丞獲追贈焉子廷璽廷瓚皆登
科第而廷瓚官御史東平舉人張琛正統間爲衢
州同知喪父廬墓側泣血三年不視家室服闋陞

吏部郎中桂林劉本第進士授刑部主事宅憂廬墓芝草生焉早麓小涔坎中忽出白蓮花人以爲孝感之瑞渾源王誠以貢丞慶都罹憂去廬墓無日不哀慟終喪乃已此八人皆　詔旌其門者近世士夫以孝爲迂遭喪則覬奪情以爲榮其賢不肖何如也按奪情起復始自永樂初右副都御史劉觀刑部右侍郎李慶工部右侍郎趙毅其後相沿成風至于今日吁可悲也已

場屋知人

場屋定制始自洪武甲子儒吏雜職人員許應鄉

試文字許減場所出四書題或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者皆不拘也人各一經無經者聽洪武甲戌會試第三人景清刻詩書經義是已詔誥表內科一道無作者聽永樂辛卯福建第一人林誌刻語及表是已主考惟兩京用翰林各布政司惟用教官或郡縣京官之居鄉者亦有貢士儒士主考職官分考者翰林居鄉如侍講宗學龔待讀尹鳳岐皆嘗爲吾廣主考宣德巳酉編修董璘在浙江正統丁卯修撰許彬在福建則見任奉　旨者也其所取士五名內或經魁不

備如洪武辛未第一人許觀第五人胡泰皆書是巳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統辛酉廣東鄉試是巳或有論策重複者不能悉數也桐鄉楊長史宗道述掌教監利時正統甲子同考蜀闈簡一減場卷爲舉首衆從之乃周文安公洪謨也丁卯復往蜀闈得陳康懿公俊爲舉首皆至尚書爲時名臣近時所命之題所刻之文皆有一定規矩所取必須全場減則貼出然知人如述者鮮矣壬戌會試商文毅公輅下第本房周學士敘以爲恨吾廣丘文莊公濬黜於辛未岳編修正見其卷大

惜之皆作序文期以入閣後皆如其言若周岳二

公其亦具眼者乎

京軍邊軍

京軍三大營皆取近畿之卒更番上操　國初止

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因

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

箭之法立神機營牧馬草場總在霸薊二州及永

清縣若定興安肅二縣之閻臺則五軍營專之薊

之安和鄉則三千營專之香河之孟家庄等地則

神機營專之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

哨神機以隸鎗手

上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收放樵採皆不出圍外正統末議者以三營各自團操武藝不能相通於是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肅愍（謙）簡精銳馬步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各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則令原管都督等官

領焉後馬恭襄昂改立團營十二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簡選三大營餘者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用乃益以在京在外精兵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此京軍之大畧也邊軍有三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他鎮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近日本兵多被扣減糧賞占田私役採打松榛斫伐薪木客兵則一例屯種採辦巡哨扛拽月餉則本客混支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

至二錢五分爲則本色糧每一石止與四斗至於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幇貼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蠲之其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徒而已此邊軍之大畧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疋炒二升然猶沿途搶掠且安佚日久少經戎陣艱擅一遍人馬辟易挫衂則首先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爲巳利况邊粟有限餽餉不繼足生他變可無慮乎近則潛役私門雇倩代操

益不可用矣愚切以為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本鎮惟土兵用槊集之法立貼二戶如古義卒使不乏絕關外閒田及沒官亡礙者人給二十畝使自耕之尤必廣開鹽額而輕其子本或招商上納而倍息以償俱令輸納本色邊儲可旬月足也在京則冬衣布花在邊則胖襖鞵袴必豫期給焉養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馬政

國朝馬政掌於太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量免糧差然陪補受累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苑馬

寺養以恩隊軍千餘人然有名無實政日秕矣其與夷市易者洪武初於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制金牌四十一上曰

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上號藏內府下號降各番族三年一差官齎往對驗以茶易馬上馬八十斤中馬六十斤下馬四十斤私茶出境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其爲厲禁可知也永樂中遣御史三員巡督茶馬然增給茶數至百斤而禁亦少弛正統十四年停止金牌

惟今番族以馬來易而已西番之俗以茶爲命一背中國不得茶則病且死故設法王國師以統領之官民相承以馬爲科差我以茶爲酬價故哈立麻輩見禮於

文皇時非利其術也制西番以控北虜之良筭也乃若回回市馬償直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陜西慶陽靈州臨洮鞏昌延安鹽課召商開中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下馬不與此亦可行然不如茶馬干係之大萬世不能易也惟是牧

之於民者宜倣監苑之法擇水草之地立廐庌之所順游息之性定爲牧式教以降虜尤必寛其追陪以侯蓄息民其或少紓乎

周鳳錢曄

江陰周鳳聡敏多伎倆人家婦女見之鳳行鬼術皆淫惑更無投梭之拒事發官司捕之歳久稍懈乃暮夜潜歸室人爲設酒食盡懽鳳欲就宿輙辭曰不可鳳詢其故對曰君在外之日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倘聞妾生子將蹤跡之君之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鳳字岐鳳能詩文姑

蘇錢曄嘗寄之詩曰琴劒飄零西復東舊遊清興幾時同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逐東流水惟有家山在夢中曄亦豪黠以貲為都司經歷鄉人訟其不法知府楊貢執而罪之曄多所囑托反訐奏貢罪錦衣官校奉命與巡撫崔都憲恭同訊有　旨以同寮不和俱黜為民曄本一富民第以貲得冠帶與貢並無寮友之義　命下之日人無不驚訝

戊辰登科録

正統戊辰科進士首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時安福儒籍榜眼陳鑑家本姑蘇謫戍盖州衛依神樂觀道士年三十四矣然猶未娶出家故也探花則會元岳正通州漷縣人父府軍衛指揮興早世生母劉或曰陳莫知其姓㓜避嫡妬居大興隆寺故人以釋目之齒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任太監尤為異事古稱謁者監帋嘗有見然則泰非邪

舊制讀卷官例用內閣九卿及翰林堂上官是科預者有掌光禄寺事戶部左侍郎李亨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程南雲太常寺少卿黃養

正事體之變如此

賈斌進忠義集

宣正時貂璫熏灼迄王振貽禍土木無敢訟其非者　景帝改元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疏言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官唐文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閹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空言與

皇上肇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為治事無大小悉經　宸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必

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侍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時胡忠安濙在禮部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斌擅自離役欲送法司問罪誠恐阻塞言路合發回原衛仍行天下在官之人建言不許擅離職役違者罪之若奏機密重事不拘此例　制曰可斌山東商河人莫考所終

蠱吐活魚

正統間邑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陳氏女寡返在室贅爲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止寘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默囑曰若父肯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瘥即行矣曰兒能治之即反接禮于柱上禮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飲則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可當遂吐出一鯽魚撥剌尚活腹遂消盡蠻中多有限年限月

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鬼妻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寃魂入夢

吾廣陳參議贄記一事云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淸江厰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茅屋入門有男子卧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淸江厰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中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鬭而死告

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寧而暴死者
即捕屠人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時正統八年
四月也

己巳禦虜諸將

正統己巳冬也先以其主脫脫不花及諸酋鐵頭
等自紫荊關入寇我師敗走遂逼京師時武清伯
石亨恊守萬全坐不捄　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
使總京營兵馬退虜贖罪兵部尚書于謙總督軍
務營于城北亨帥師出安定門挺刀先馳從子彪
持巨斧與諸子弟從之突入虜陣所向披靡轉戰

西南虜潰去追至關斬首萬餘虜相蹈藉死管神機營都督范廣禦之于德勝門外飛鎗火箭殺傷數百追至涿州俘馘無算虜主遂不敢入關與也先皆夜遁遣使講和都督楊洪孫鏜及廣帥師破餘虜于固安遂至關盡殲之洪子俊手斬數人而還論功加謙少保亨進封侯洪昌平侯尋命俊充衆將守宣府宦官喜寧本胡種導也先入寇俊誘而執之送京師伏誅以功陞俊右都督虜方窺懷來俊調永寧兵往守奉御黃整奏聞譖惡其擅調也請誅俊　上不問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

練從之既至謙併効其守獨石馬營賊破其城喪
師辱國謂非誅俊不可　上命逮繫議罪俊辯曰
逐虜之時顧前失後官軍聽調閫外之常乃罪俊
邪　詔斬于市臨刑有縞而至者所狎妓高三兒
也慟而呼曰天乎忠良死矣奚以功爲納其元合
於頸使其家收殮即自經觀者泣下時景泰元年
五月也虜自求和不復近邊至是聲言奉
上皇來大同坐中鐵頭大師坐右脫脫太師坐左其
意盖卑辱我也於是石亨楊洪帥師巡邊挑修濠
塹布列營陣築立墩臺撥哨隄備餽運不絕仍設

法招募在京軍官子弟素閑弓馬者人賞銀十兩月糧五斗得萬餘人廣見有備遂奉　駕還亭等之功也初張軏自貴州征苗召還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　上宥之自是軏與亨比恨謙最深景泰末亨軏與宦官曹吉祥等奪門復辟乃首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軏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亨得志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內閣徐有貞李賢許　彬薛瑄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謫斥薦

其私人爲民叅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譙入閣
上不聽尋得罪下獄死彪亦棄市一時禦虜名將亨
洪與廣爲最孫鏜郭登衛頴柳溥次之張軏紀廣
輩齪瑣不足筭矣亨渭南人與彪皆方面鉅軀鬚
垂至膝望之竦然洪漢中人起自行伍最善刼營
虜畏之呼爲楊王俊死後各痛而殁追封頴國公
謚武襄猶追其禄米家產蕩盡廣丹徒人世官遼
東寧遠衛論者曰律有八議功其最也宋人所謂
手滑其楊俊之誅乎于少保之功白矣而范廣猶
鬱鬱九原石亨雖自掇禍然罰不及嗣彪宜未滅向

使洪父子無智名勇功則家至今存也悲夫

因災却瑞

正統己巳六月丙辰夜二鼓南京雷電震烈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亦皆燬盡御史呂昌劾奏守備豐城侯李賢及府部諸司皆當逮治　上宥之是年有土木之變郕王監國即位　詔凡有災異有司即時奏聞言祥瑞進諂諛者罪之景泰辛未正月戊午南京太常寺山川壇署奉祠羅輔呈言道童顧學誠於壇井汲水聞酒氣芬馨見水色黃白守備太監袁誠曰

此醴泉也會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及府部諸司

請并取酒薦 奉先殿然後具奏禮部以聞

景皇以罷答之不爲僞瑞所惑固盛德事也

雨滴謡

正統末京師旱童謡曰雨滴雨滴城隍土地雨若再來謝了土地滴音弟謂與弟也城隍土地謂郕王有此土也雨若再來謝了土地謝卸同謂

上皇再來卸却此土還之也景泰驗矣復辟又驗

太學生進諫

景泰初大開言路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

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方建隆福寺不爲停止會寺成 上方議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齊寧楊浩疏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崇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邪 會儀制郎中章綸亦以爲言

上即日罷行先是虜賊 自弑其主脫脫不花而擁其

褒浩疏請秉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陜西兵
討之二疏既上名震京師猶仕河東運司判官
英廟復辟用薦擢知順德府陛辭日　召至文華殿
親賜戒諭及寶鏹以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而顯不究於用云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
寺　賜額者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
世焉
易儲詔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𤥭被獄庶兄
都指揮使𤥭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

兵武都督毅發竑情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
郎稽乃奏言竑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
爲事以致賊徒流劫德慶申加寬宥仍前哨守則
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劫之害矣識者笑之時
上皇長子在　東宮竑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奏
請易儲　命禮部會多官議　内閣陳循等將覆
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
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
林聰出語人曰吾儕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
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爲太子生母杭氏爲后而

汪后廢於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諡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然倪遷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玹以大赦原免復職于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玹以作其氣

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叅將毅以事降黜榮因此致仕其後見濟殤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出　上皇與俱以絕人望

景皇怒出正爲雲南衛經歷正復眷所淫者未行乃

謫戍鐵嶺衛及　上皇復辟時玹已死發棺鞭屍以示鑒戒逮正至正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于市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佑下民作之君巳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懼禍自經死時揭稽巳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也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訐奏文淵之死寔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玹爲易儲之疏俱　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巳往俱獲釋焉

京闈二科舉首

南北京闈例令四方髦士遊太學寄京籍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嶽冒試中順天府第一爲京士許奏 詔充原籍學生丙子復領江西三十九名解是科順天舉首又江陰徐泰也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不與選循等論奏考試官少卿兼侍讀劉儼侍講學士呂原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策及正統摘其語以激 上峻文巧詆必欲置儼於死有 旨令翰林科道覆考少保高穀力疾言於朝

時挺巳就逮訊之弟實驗泰等卷復如式儼等得
免而瑛倫欽賜舉人許赴會試禮科給事中張寧
劾奏循文罪狀不報未幾
景帝晏駕循謫戍鐵嶺衛文棄市後遇恩宥二家子
姓放還倫行其字宗彝竟取進士而泰以避嫌終
不第甲科除知荊門州云近時南京吏部黃侍郎
綸子玄應既舉于京闈再舉于浙江事絕與崇嶽
相類

雙槐歲鈔卷第五